

谜语的左边

赵挺 著

出题目的人睡着了，
答案被埋在一百年以前。
答题的人茫然失措，
一阵慌乱的猜想过后，
开始仓皇逃窜。

鄂州作家内从（第四辑）

宁波出版社

鄞州作家文丛·第4辑

谜语的左边

赵挺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谜语的左边/赵挺著. — 宁波: 宁波出版社, 2013.12
(鄞州作家文丛/邵斌主编. 第4辑)
ISBN 978-7-5526-1242-4

I. ①谜…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1931 号

鄞州作家文丛(第4辑)·谜语的左边

丛书主编 邵 斌
本册作者 赵 挺
责任编辑 苗梁婕 沈建国
封面设计 Add1 design⁺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址邮编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6楼 315040
网 址 <http://www.nbcbs.com>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1242-4
定 价 28.00 元

《鄞州作家文丛》(第4辑)

编委会

顾 问：沈剑波

主 编：邵 斌

副主编：江志勇 史晓卿 钱秀娴

编 委：钱利娜 钱德祥 徐海蛟 成 风

《鄞州作家文丛》第4辑总序

一辑以“鄞州作家”命名的文丛走到了第4辑,它以静水深流的方式记载着鄞州作家的成长和发展,用文字的形式连绵成鄞州作家胸中的万千丘壑,成为二零一三年冬天的一个美好场景,一件可喜之事!

在鄞州大地上,自古至今保持着世代沿承的人文精神,保持着人文价值的创造力和实践趋向。在鄞州作家的精神血脉里,无时无刻不展现着这方丰饶之地带给他们的精神教养。在鄞州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记载着王安石的齐家治国之志,贺知章的隐逸求道之迹,张孝祥的放旷豁达之意,吴文英的伤时忆悼之情……从宋代到清代,鄞州拥有过1047名进士和7名状元,被史学家万斯同称为“田家有子皆习书”,元曲圣手张可久、明末五子之一屠隆、清代文史大家全祖望、一代名儒王应麟等名家大士探索着个人与家国的终极命运,记录着时代与历史的文化波痕,给予后人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

新时期的鄞州作家传承文脉,继往开来,寄情笔墨,耕耘不辍,一批中年作家宝刀未老,“老树着花无丑枝”,新作有新意。一批优秀青年作家脱颖而出,“雏凤清于老凤声”,笔墨有深度,文学观念新颖,现代意识强烈,艺术视野宽阔,文学风格多元,在小说、诗歌、散文等领域已有了良好影响。

这一辑入选的七位作家,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实现了新的突

破。他们凭借对文字的敏感,拨动情感的丝弦;凭借对细节与结构的掌控,构建理性的大厦;凭借对人性的思索和敲打,追求文本形而上的意义。这是多年青灯黄卷累积的成果,也是他们俯身向下,立足于普通人群与其同呼吸共悲喜的结晶。

七部作品中,老剑诗歌中氤氲的江南山水和对词语的精致追求,体现这个东北汉子的温情和细腻深刻;蒋文生诗歌中的写实气质与时间感,让作品有了历史感。三位散文作家风格不一,自成一体,各有千秋,芜静散文里潜藏着古典文学的多年浸润,语句之间的节奏感和深沉内蕴,让文章倍增华丽之感又自然天成;应坚散文的平民格调和人间烟火气息,读来可亲;郑超散文里活泼生动的童年记忆和乡村景象,散发地域文化的芬芳和女性作家独有的温婉格调;“80后”作家赵挺的小说,对悬念和语言的双重追求显示着他的潜力;成风用可感可读的编辑小语对宁波作家作品的文学瞭望,让面目刻板的评论有了与众不同的气息。七部作品,手法多样,内容丰富,兼具体裁的丰富性和题材的深刻性,集中展现了一批醉心创作的鄞州作家的文学面貌,他们用手中之笔,开出文字之花,忠实表现着他们眼中的历史轨迹、人文记忆与生命印痕。相信这部囊括鄞州作家诗歌、散文和小说的文丛,会以承前启后的方式召唤更多青年新锐、中年中坚作家续写鄞州文学的新篇章!

随着全区文学群体不断壮大,鄞州区文联将把发展的目光更多地投到中青年作家身上,搭建平台出新人,出新作,为鄞州文学事业的长足发展做好人才储备。我们也将把编选《鄞州作家文丛》视为一项制度化、常规化的工作来抓,以期待更多的精品佳作纷至沓来,带给鄞州这块土地以持续的惊讶。我们期待,有更有文学新锐执笔走天涯,以个人记忆的方式聆听历史的心跳,触摸人性的温度,为鄞州文学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

鄞州区文联主席:



目 录

| contents |

《鄞州作家文丛》第4辑总序(邵斌)/001

第一章/001	第十四章/097
第二章/007	第十五章/108
第三章/013	第十六章/122
第四章/018	第十七章/132
第五章/023	第十八章/142
第六章/028	第十九章/154
第七章/037	第二十章/174
第八章/044	第二十一章/183
第九章/053	第二十二章/197
第十章/059	第二十三章/206
第十一章/065	第二十四章/215
第十二章/075	第二十五章/230
第十三章/084	第二十六章/240

后 记/243

第一章

天色慢慢地由灰变暗，远处隐隐地显现出高楼黑色的轮廓，街道边的路灯突然全排亮了起来，松海市又进入了繁华的夜市时分。古恒已经在路边站了很久，他面朝西北角的那条小巷，目光在那里停留了很长时间，似乎要看穿这条小巷。他弯下腰，拎起了一只黑色的小包。蹲在一边的林立也将烟头掐灭了，他站起身，动了动有点麻木的双脚，问：“哥，可以开始了吗？”

“几点了？”古恒依然望着那条幽暗的小巷。

“六点五十五分。”林立看了看戴在手腕上的夜光表。

古恒不说话了，他将黑色小包的拉链拉开，看了看之后又迅速将其拉上，似乎对于包内的物品比较不放心。这时传来了钟声，两人同时将目光对准了远处高楼上那只比圆餐桌还要大的钟，“当当当……”七声过后，古恒就向小巷走去，林立尾随其后。在巷子口，他停下了脚步，然后将包递给了林立，自己从上衣口袋掏出打火机，点起火，在左边的墙上来回照着，直到几条白色的刻痕被微光照亮，古恒才露出了一丝微笑。这是他自己做的记号，因为这附近有八条类似的小巷，对于像他们这样刚来松海的人来说非常容易搞错。其实古恒早已确定了就是这条小巷，他只是更仔细些，或是象征性地查看一下。

进入小巷之后,灯光变暗了许多,耳边也顿时静了下来,两旁不是用青砖垒起来的斑驳老墙,就是一些低矮的老房子。这里是松海的老城区,政府计划在五年内将这些老房子全部拆除。古恒和林立一前一后地走着,老房屋的门缝里偶尔透出几丝昏黄的灯光,林立点着烟,不停地往四处查看。突然,古恒停住了脚步,林立也随即抬头一看,只见左边出现了一幢白色的类似塔楼的建筑物,它明显高出旁边的房屋。

林立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回头说:“哥,就是它吗?”

古恒没有说话。他循着阶梯走了上去。到门前时,他让弟弟将烟灭了,林立将抽了一半的烟往地上一扔,接着又用脚在地上来回碾了碾。古恒对着门又看了几秒,林立马上将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根细长的铁丝,然后递给了哥哥。

“哥,你昨天在外面真的把这幢房子仔细看过了?”林立问。

“别的会看错,教堂这么显眼我怎么可能看错。”

“我是说,不会有什么意外吧。”林立似乎有点担心。

古恒用细铁丝指了指那大门说:“看样子这教堂也荒废好几年了,估计连捡破烂的都不会来,怎么会有危险?”

“看起来有点神秘,有点恐怖。”林立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这时古恒已经开始在门的把手边捣鼓起来了,但见林立有些不安,便说:“曾祖父不是说过吗,只要我们不做亏心事,一切都会没问题。”说话间,一小块铁皮就从门上掉了下来,古恒弯腰将它捡起,拿在手中掂了掂说:“当然,这门被撬坏了我们肯定会赔。”

林立听到这句话,勉强笑了笑。古恒左手抓住门的把手,身体轻倚在门边,然后缓缓地将大门推开了一点。这时有股异味扑鼻而来,林立立即捂住鼻子,而古恒却像没有察觉到似的,伸出右手,示意身后的林立将手电筒拿过来。林立取出手电筒立即将它打开,但古恒却一把将其夺过后赶紧关掉,并且告诉他将夜光表也用衣袖遮盖住。

“没到必要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手电筒。”古恒又嘱咐了一句。

林立神色慌张地点了点头。两个人从门缝里闪了进去,古恒将门轻轻地合上,两人顿时觉得有一层黑布蒙住了自己的眼睛。林立紧紧挨着哥哥,而古恒却一动也不动。

“哥,是不是该用手电筒了?”

“不是说了没到必要的时候千万别用吗?!”

“这还没到必要的时候啊,都这么黑了……”

“嘘——”古恒将食指放在嘴巴前说,“小声点。”

“那……那你怎么站着不动了?”林立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再过几分钟,等我们的眼睛适应了黑暗,就能看出一些东西的轮廓,这样就能大概知道里面的情况了。”

大约五分钟后,古恒开始慢慢地向前移动。他站到一根柱子边,且不时地抬起头,感到有点纳闷,怎么前面没有柱子了呢?而且感觉屋顶似乎也不是很高。因为一般来说,无论哪种建筑风格,教堂里的柱子肯定不会少,况且哥特式风格的建筑物应该是非常高耸的。虽然很疑惑,但古恒仍旧小心地向前走着。突然,传来一声瓶子打碎的声音,接着林立就小声地叫了一下,他似乎被什么东西扎到了。

“怎么了?”古恒警觉地问。

“哥,地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玻璃瓶,还有铁钩?”林立有点慌张地说。

古恒立即弯下身,想去探个究竟。突然,周围亮了起来,兄弟俩立刻起身,似乎被电触了那般怔了怔,发现有一根蜡烛被点燃了,古恒紧张地握着手电筒,像拿着枪那样对着蜡烛的方向。在昏暗的烛光下,他们更加吃惊了,这哪像是教堂,地上到处散落着酒瓶和铁钩,还有破旧的草席、衣物以及一些棉絮,而且头顶上是低矮的天花板,这一切让古恒瞪大了双眼。

“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古恒没有回答。

“你说‘龙月玉’怎么可能藏在这种地方?!你是不是搞错了?”林立满脑子的疑问。

“曾祖父就是说藏在松海市一座哥特式风格的教堂内,他临死前还这么说的。”古恒将嘴凑到林立的耳边轻声地说,其实他自己也有点搞不明白。

这时蜡烛那边传来一声响动,兄弟俩赶紧朝那边看去,只见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站在那边,穿着很不合时宜的中山装。林立明显变得更慌张了,他想该不会是撞上鬼了吧?古恒尽量保持沉着,壮着胆问了句:“你是谁?”

老人却反问道:“你们是谁?”

古恒怔了怔,又问:“你怎么会在这里面?”

老人也接着问:“你们来干什么?”

古恒将手电筒交给林立说:“我们只想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双方都各问各的,谁都没回答谁半句话。老人举着手中的蜡烛向四周照了一遍,古恒兄弟俩也顺着烛光朝周围更仔细地看了看,发现竟有几个衣衫褴褛、满脸污渍的小孩睡在地上,而且有几个还抬起头呆呆地望着他们。林立突然间笑了笑说:“哈,原来是一帮乞丐,还真吓我一跳。”此时他的恐慌全无了。

“喂,老头,你什么地方不好去,怎么偏偏住在这里呢?”林立说话的音量也提高了不少。

“这里不是教堂,原先是个酒吧,后来关门了,屋就一直空着。”他走到那些孩子身边,看了看他们,接着说,“如果你们也无处可住,就住在左边那块地方吧。”说完,他就将蜡烛吹灭了。

周围又恢复了原来的黑暗,林立似乎对老人的话不满意,想过去找他争执一番,却被古恒拉住了。

“他叫我们也睡这里,这不是明摆着把我们也当作乞丐吗?”林立有点气愤地说。

“他是在帮我们，人家是好意。”

“什么好意，明摆着就是捉弄人……”

“好了好了，快将手电筒打开，小心再被钩子扎到。”

他们两个走到外面，感觉里面又臭又闷，都长舒了一口气。古恒站在阶梯上对着门自言自语道：“错了，绝对错了，没那么容易啊。”其实一直以来古恒就心存怀疑，因为从外面看来，它确实是这小巷里最高的，但要知道真正的哥特式教堂远不止这么点高，而且它只是正面像哥特式的教堂而已，其余怎么看都不太像，这建筑肯定是酒吧老板为了追个潮流而建造的。但是为了寻找“龙月玉”，他之前对弟弟说的话还是显得十分肯定的，他首先要让林立充满信心，从而让自己也满怀希望。

古恒兄弟三天前从一个名叫越福的小县城来到松海这座大城市，来此地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那个从曾祖父口中得知的哥特式教堂，见到那块“龙月玉”。曾祖父在临终之前告诉他们，见到这块玉是需要时间和代价的，见到的话能使人得到一般人所能获得的东西，而且无论在寻找的过程中还是见到之后都要保持绝对的虔诚，若使用不正当手段，那么只会适得其反。古恒兄弟不明白“一般人所能获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曾祖父也没详细说明。他们只知道曾祖父名叫古厚德，年轻时在松海市给人做过伙计，他说这事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初只把这事告诉了古恒，因为林立的母亲在丈夫死后改嫁了，所以曾祖父认为古恒才是自己的子孙，但是最后古恒还是将此事告诉了弟弟。今年初秋，曾祖父在病床上又将此事给他们俩讲了一遍，当时古恒让曾祖父再讲得详细一点，却只见曾祖父眼神黯淡，不断地喘着粗气，最后就闭上了眼。曾祖父年岁已过百，他的葬礼极其简单。之后仅仅过了一天，古恒兄弟便来到了这里。

“哥，都三天了，才找到这么个破酒吧，你说怎么办？”林立又点起了一根烟。

“三天？”古恒笑了笑说，“就算是三年，三个世纪，也得找下去。”

“那我们一辈子不用活了。”

“把整个松海市翻一遍不就行了？”

“你有这信心？”

“有。”

“有这能耐？”

“有。”古恒开始朝巷子口走去。

走出巷子,各色的灯光让兄弟俩不习惯地眨了眨眼睛。林立指着对面几个“都市男女”的大字说,有机会一定要去去这地方。古恒却将衣领竖立起来,一声不响地快速朝前面走去。他开始仔细回忆曾祖父说过的往事……

第二章

1872年,在松海市有条名为“长香”的街,街边有一家中药铺,老板是个名叫祝丰的七旬老翁,戴着厚厚的圆形黑边眼镜,留着花白的胡子,他与隔壁茶馆老板的关系非常密切。茶馆老板胡六,人称“茶坛子”,他的店面是当时整条长香街最大的,在当时的松海市很有名气,也有不少洋人来这里喝茶聊天,而古厚德就是茶馆里的一名伙计。离长香街不远还有一座据说是法国人建造的教堂,异常高耸,古厚德每次抬头就能望见这个白色的建筑物。

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古厚德躺在木板床上,突然听到从隔壁的中药铺里传来一阵嘈杂声,起初还是隐隐约约、断断续续的,接着声音越来越大。古厚德听出了其中一人是祝老板,他似乎想喊出来但迫于无奈,结果只发出了点沙哑的声音。古厚德有点疑惑,因为祝老板每天晚上都是回家住的,而今天这么晚了怎么还待在店内?他将耳朵贴在墙上,但突然间声音便全部消失了。正当古厚德皱起眉头的时候,一阵瓷碗破碎声传了过来,紧接着声音又有点乱,似乎有人在摔打木桌木椅。

古厚德听了一会儿,就把同来松海的伙计田公文叫醒了,他对着田公文指了指墙壁,示意他也听听。田公文听了一会儿之后,疑惑不解地看着古厚德。

“吵架了?”田公文问。

古厚德摇摇头。

“好像祝老板也在。”

“你等会儿。”古厚德穿好了衣服朝外面走去。

他将茶馆的门轻轻打开,向四周看了看,便弯着腰轻手轻脚地来到了中药铺的门边,在门边又听了听里边的动静,然后慢慢将头往上移,右眼对准门缝,想探个究竟。他眼珠子转了一圈,发现里面点着蜡烛却没一个人影,桌椅都是七倒八歪的,地上还有些瓷碗的碎片。他看了半天也看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突然发现左边有一把直插在木柜上的匕首,这让古厚德的身子微微颤了颤,他想这绝非小事。这时候似乎有人从里屋走了出来,碎瓷片被踢得发出了刺耳的声音。古厚德有点害怕地盯着里面。只见一个人高马大留着络腮胡子的大汉右手抓着祝老板的领子走了出来,然后将其狠狠地往地上一推,碎瓷片又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一旁的两个男子也恶狠狠地看着祝老板,而祝老板却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仿佛失去了知觉。

古厚德立马回到茶馆对田公文说:“祝老板被人打了。”

“被谁?为什么被打啊?”

古厚德还是摇摇头。

第二天一大早,古厚德就留意着中药铺,他想看看祝老板究竟遭遇了什么。药铺照常开门之后,古厚德看了看伙计水生,只见他若无其事地在店面前扫地,便随意地问了一句:“祝老板还没来?”没等水生回答,古厚德就看见祝老板从街的东面走了过来,伙计向他打了声招呼,祝老板还是像往常那样应了声“早”,然后气定神闲地走进了店铺,似乎昨晚没有发生过任何异常的事情。

古厚德拿着抹布擦着门板,疑惑地朝中药铺里面看着,在他看来昨晚的事情应该不小,可怎么硬是看不出祝老板有什么异常。当他看见祝老板一动不动时,还以为他死了呢,跟田公文说了这件事之后,两人一整晚都没怎么睡安稳。

“哎,你别老擦一块地方啊。”田公文笑着走了过来。

古厚德看了他一眼,继续盯着跟往常没什么两样的中药铺。

“喂,昨晚的事我跟胡晋说了,他说事情有点怪。”田公文说。

胡晋是胡六的儿子,头脑机灵,处事英明,平时就在茶馆里帮助父亲打理生意,许多地方胡六还没儿子想得周到,况且胡六也就这么一个儿子,所以将来的一切都会由他来继承。

“这事还是少说为妙。”古厚德将视线收了回来。

“为什么?”

“确实有点怪。”古厚德转身进了茶馆。

田公文对古厚德的话更加不解,他也朝中药铺看着。祝老板还是站在那个木柜前,低着头打着算盘,伙计水生则仍旧一言不发地沏茶、擦桌。他记得昨晚古厚德说起过匕首的事情,于是仔细地把木柜打量了一遍,但似乎没发现有什么痕迹,且桌椅也按原来的样子摆放着。这没什么变化啊,难道古厚德在做梦?但那声音我也明明听到了啊。此时的田公文一肚子的疑问。

到了晚上,胡晋竟然来找古厚德和田公文,要求今晚和他们一起留在店内睡觉。这让古厚德有点不解,而且胡晋还带了一把匕首和一把宝剑。胡晋虽然不是什么武林高手,但舞刀弄枪之类的还是会点,况且拿着宝剑来,总归不会是什么小事情。古厚德正犹豫着,没想到胡晋就先开口挑明了来意,他就是为了祝老板的事情而来的,然后他将手一挥,示意古厚德和田公文过来,接着将头凑过去轻声地说:“你们可能不知道,祝丰可是一个老禽兽啊。”这话让古厚德和田公文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眼里祝老板可是一个老实人,本分地做生意,本分地做人,而且还接济贫困人家,怎么说人家是个禽兽呢?胡晋见两人不相信,便接着说:“昨晚他被打的事情我也知道,我就在对面的那条小巷里面,其实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情我比你们更清楚。”古厚德和田公文见胡晋这么说,便好奇地等着他的下文。

胡晋看了看周围,又将声音压低了许多说:“祝丰偷了我家的—

块玉,叫‘龙月玉’,是我父亲从一个穷人那里以便宜的价格购得的。穷人家不懂,其实这玉价值连城,稍微内行的人都在争这块玉,包括那些洋人。祝丰用一块假玉换走了真玉,他能骗所有的人包括我父亲,但怎么能骗得了我?!”

胡晋的话还是让古、田两人将信将疑。

胡晋接着说:“也不知道这事怎么被洋人盯上了,昨晚那帮人就是洋人派来的,但祝丰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把玉藏在了门槛下面,你们不知道,他店的门槛是可以拿起来的,与地面之间有一小截的空隙,那帮人怎么都搜不到,然后姓祝的面对挨打就装无辜装可怜,这才使他们离开。但祝丰心狠手辣,他知道一旦洋人怀疑玉在他这儿,那么就会处处生麻烦。你们猜他怎么做了?”

古厚德和田公文瞪着眼睛摇摇头。

“就在今天,他把杰克和他的手下全部灭了口。”

“杰克?就是常来喝茶的那个洋人?”古厚德吃惊地问。

胡晋点点头。

“你怎么知道?”田公文问。

“杰克和另外几个人的尸体在一片庄稼地里被发现了,官府当然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但我想除我们外只有祝丰自己知道了。”胡晋说这话时狠狠地朝中药铺的那面墙看了一眼。

这时的古厚德和田公文都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看似善良的祝老板会是这么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虽然有点怀疑胡晋的话,但仍不免有点胆战心惊。

“今晚就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将宝剑紧紧握在手中说,“我就不信我斗不过那个老家伙。”然后他再三嘱咐古厚德和田公文在事情还没结束前,暂时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三更时,胡晋就动身朝楼梯口走去。古厚德和田公文支起半截身子,听见他踩着木梯往楼下走的声音,然后两人忙将耳朵紧贴在墙壁上,古厚德想象着隔壁或许会传来鬼哭狼嚎的声音,因为看胡